

## 荷事悠悠

□ 肥西 张建新

早年我写过一首诗《荷梦》，其中大多的句子都忘了，记下了一句：藏在荷叶下/太阳找不到我的去处……实际上，这算不上诗，是小时与荷相伴的纪实。

年幼时生活在丘陵地，靠塘口当家蓄水，塘中漾满了荷叶，或玉立或田田，说不尽的青翠和碧色。夏季荷塘澎湃，没在塘中，鱼虾碰腿，蜻蜓拂面，充满了野趣，有一样是我最喜欢的，赤条条地戏水，太阳毒，却无法在我的皮肤上烙下一口。荷叶如盖，把大太阳屏蔽了。荷叶底下，是清凉凉的世界。塘口里的荷多是野生的，何时生的，谁也说不明白，它们与塘同在，塘为古塘，自然荷就有古意。叶有旧意，古铜色。花有旧情，恋泥土。蓬有旧态，铁黝黑。藕在泥水里行走，白，却涩滞。

丘陵地不适合种藕，只能自生，拉藤扯蔓般地生长。小时恋荷，也就如同恋巴根草，只是这草水生，生在水塘里。现在不同了。江淮分水岭上的岗地山南数个村种藕，长庄、兴庄，一种就是上千亩，形成了气势恢宏的荷塘、荷海。入荷塘、荷海，震撼中，倒是回忆起了我的幼小时，“捂着处/捧着人，荷花换短裤”。这是件有趣的事，赤条条入荷塘躲太阳，短裤丢在塘埂，被人掳了去，只好折朵荷花换。野荷花稀，还开在塘的深处，精贵得很。

长庄、兴庄的荷花开得密，一叶一蕾，一蕾一花，满目皆花。此荷已非彼荷了，种子从太空周游过，谓之太空莲。太空莲花繁、蓬满，一律向上托举。长庄、兴庄人种荷，一为花，二为蓬。花观赏，吸引观赏者，可品、可叹。蓬若稻穗，用来收获，可藏、可贮。

花的颜色也多，红、黄、绿、紫、粉，想到的有，没想到的更妖嬈。颜色有妖气，莫测的变化，无疑是太阳变幻的。太阳找不到我赤裸的去处，花躲不了，妖艳躲不了，泼泼的在太阳下披了一层。长庄、兴庄地势跌宕起伏，田地大小不一，呈梯状分布，荷于之中存身，也就有了自己的浩荡，叶随风浩荡，花缘太阳浩荡，香因人氤氲，叶香花香烘托起了原野和村庄。

山南荷塘、荷海的表达是多层次的，号称十二金钗的荷，花姿态各异、仪态万方。叫浣溪沙的荷，又似美人临水……是了，长庄、兴庄荷花的品种上百个，若是美人，这美人是国际化、太空化的。丘陵地植荷，把荷做成

产业，山南人聪明，他们仰仗科技、优植、良法，把我小时的梦续了起来，把乡愁的胃口吊了起来，如此作派，不吸引人才怪气了。

把幼时的荷和山南的荷作比较，荷事悠悠之情油然而生。幼时的荷是小我，而长庄、兴庄的荷就是一抹大情、大境了。

长庄赏荷，与一场雨不期而遇，雨瓢泼，敲击出田野另样的声音，如是土地密仄的心跳声，怦怦然，又自自然。这声音是有大色彩的，大色彩叫绿，绿得地气水土飘飘然。我在一棵合抱的松下听雨，看万倾荷绿在雨声里涌动，千万朵荷花张合，她们多层次的美丽，正迎合了我的心情——此处甚好，是可归宿的世外桃园。说是世外桃园有些夸张，居住在荷声里的村庄人，他们将美好披被周身，用最真诚的微笑，迎接日升，捧起星月，表达对新生活孜孜的追求，无止境追求。乡村振兴，美丽乡村，岂是一组荷的喧唱能完全浸染的。

一同采风赏荷的著名诗人张岩松，一气呵成了长诗《山南荷花的魅影》，他写道：我在肥西山南/被荷花的魅影/指示牌/牵着/绕田行走/在雨中/我以为我懂荷花/上前几步我要用荷语说话……荷语难懂，诗人懂得，他在默思中，融入了荷的内心：荷是女人在舞蹈/隔着雨帘/讥笑我/这里是春秋的土地/他们已笑我几千年/用出落的荷蕾发动一场美的争吵/我是湿的/广阔的荷/把我理性的采风/踩在淤泥里……大气的对话，如是一条婉约的小河潺潺流动，山南的荷给了岩松灵感 and 诗心。是什么样的荷打动了，他，太空莲、浣溪沙、十二金钗，是或许又不是，长庄的红男、绿女、众游客也是抓住人打动人的。

我对荷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也不知写过多少文字去表述，物理的荷美，而荷之外的荷，所表达的情愫更美。诗人张岩松知我，他写下这样的句子：把太空荷搬在山南的花盆中/这里是木偶荷的舞台/而操荷人是建春老弟/他在挤荷叶的奶/便泼在一行作家的身上、脸上……确实如此，山南的荷，已跳出了三界之外，她是产业，她是模式，她是信心，她是一场旷达的抒情。

荷为荷，又非荷。荷落在我幼年的心中，终而刻在了呼吸里……何事悠悠，荷事悠悠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

## 枣树情思

□ 长丰 仇多轩

村头的枣树，带来了春的讯息，夏的阴凉，秋收获，冬的希望。我家院外有两棵枣树。一棵在猪圈旁，被我们称为“木头枣”，不知道有没有道理，虽然结得大，但一点也不甜；还有一棵是后来栽的，不知是什么品种，却如冬枣那般甜，我们对它格外关注。

春雨滋润着大地，唤醒了沉睡的提示着苏醒的植物。枣枝枣叶，变得晶亮起来，严寒渐渐远去，微风拂面，树芽星星点点绽放，在光照作用下，很快长成嫩叶，及至碧绿一片。雨后，偶有勤快的蜘蛛，在枝叶间织起了一张十分有规律的网，忽隐忽现，近看让人赞叹，即使调皮的孩子看到正在织网的蜘蛛，也很少有人去破坏它们的杰作。芒种过后，满树都是鲜嫩绿叶，生机勃勃。枣树开出黄绿色的小花，一大片一大片，枝头呈现万千景象，不久就会结出青枣，粒粒圆悬，高低疏密。始如米粒，再似纽扣。青枣看着可爱，如果性急的吃上一个，会有青苦感。到了秋天，枣成熟时渐呈褐色、红色，慢慢地咬下去，特别香甜，但千万不能囫圇吞枣。

从结枣开始，乡间的孩子们就在枣树下张望着、寻思着，稻花香时，枣树也是一片美好的景象，挂满了饱满圆润的枣子。乡村的夏天，是一个美丽的季节，孩子们会端碗饭，蹲在枣树下一边吃，一边听大人们海阔天空，温馨的场景很感人。傍晚，孩子们会把凉床搬到树下，看繁星月光点缀夜空，追逐亮闪闪的萤火虫，忘却了夏的炎热。枣树下，欣赏一庭春雨，满架秋风，诗意独具，意境清幽。在物质不很丰富的童年，乡间零零散散的枣、桃、杏、李、梨、柿、葡萄、石榴等果树，就是孩子们眼里的一座座物质富矿，是令人留恋的精神家园。我们在内心常常感谢曾经的拥有。

青枣渐渐变红，孩子们最先一饱口福。一般的枣树并不高，一根竹竿就可以轻松地打下。只有少数又高又大的枣树，需要爬上树，在树杈上站稳，挥舞竹竿，才能将最高处的枣打落下来。稍小的孩子们，也不甘寂寞，端着脸盆跑前跑后。猴急的孩子，来不及把枣清洗一下，一口一个，熟练地吐出籽粒，十分满足。枣子落尽，

秋风渐凉。落叶缤纷，枣树渐露遒劲的枝杈，这是植物血脉延续的基础，向外伸展的枝丫丫，蕴藏着来年的希望。因为只有历经寂寥，方见斑斓。孩子们从幼小时起，就对枣树充满感情。在老年人讲给孩子们的启蒙童话里，很多就与枣树有关，小时候，我们很是害怕故事里飘荡在枣树下的魂灵。

枣树年年吐绿，年年芬芳。枣树见证着生活的风风雨雨，在艰苦环境下承受重压的农家人，一如枣树能够承受负重的品格，始终顽强向上，迎来欣欣向荣的生活。枣树曾经与炊烟一起，代表着村庄的呼唤，在外玩耍、飘泊的孩子，总是在内心想念它们。升腾的炊烟，老旧的物件，衰落的记忆，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渐渐散去，有的甚至终生不复相见，唯有对生活的敬意永远不能相忘。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岁月不会辜负我们，枣花芬芳，枣树不老，提醒着我们向生活躬身致谢。



## 闲说南瓜

□ 上海 王蕙利

一直以来，在本人的心目中，南瓜是属于秋天的，就像西瓜属于夏天一样。作为此季节里的一款标志性瓜果，南瓜那黄澄澄、红彤彤的色彩，总能令人联想到秋的收获和农民红红火火的日子。

其实，这种对于丰收的期盼，早在春天时就有了。清明前后的农家小院，南瓜毛茸茸的瓜秧刚刚露出。几番风来雨去，不经意间，它们开始长真叶，抽藤蔓了。

南瓜藤的长势殊为惊人，会肆无忌惮地顺着竹竿、绳子朝四周爬行蔓延，用不了多久便如一汪碧波荡漾的绿水，涨满大半个院子，有些甚至径直攀到农家房顶上流绿叠翠。

于某个五月的清晨，当你从鸟儿的叽喳声中醒来，推窗一看，赫然便有几朵黄妍妍的南瓜花定格在窗台，娇滴滴，鲜嫩嫩，像孩子灿烂的笑。

南瓜的雄花花瓣呈五角形，活像一个个口朝天的小喇叭；而半开半闭的雌花，则像姑娘害羞的脸庞，在那芬芳芳地招蜂引蝶，生动了此时节中的小院。

南瓜花虽没有朝花夕“实”那般夸张，但雌花中一部分，很快也能修成“正果”。奇妙的是，有些结出的小南瓜，居然不偏不倚恰好坐到了屋面的瓦楞上，那股子透着浓郁田园风情的憨实模样，着实让人喜爱。

此类上屋南瓜，总是有着长长的柄，弯弯的身躯，由于爬到了屋顶，日照充足，肉质特别细粉。尤其是没有熟透的小南瓜，嫩嘟嘟的，一掐便缓缓渗出蜜汁，简直就是上天赐予人间的美味。摘下后，切片切丝，爆炒烧汤皆可。那脆脆的口感，加上特有的田园清朗气，真能让味蕾跳起抒情的舞蹈。

秋意渐浓，南瓜于清寒的天气下日益黄萎，瓜皮的颜色也由苍翠变得发黄，质地日益坚硬，凹凸不平地显现出一种沧桑之感，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老南瓜”。

这种老南瓜，虽说也有不少与之相关的菜肴，但总让人觉得，它在里面差不多都是点缀作用，实在不能算是“正行”。在吾乡，更多的时候，老南瓜是被当做“饭”的一种来看待的，因此，老一辈的人都谓之“饭瓜”。

平日煮饭时，在蒸架上搁几块洗干净的老南瓜，饭熟瓜也熟。这样烧出来的老南瓜水分少，最甜，扒一口进嘴，顺着喉咙就滑下去了。南瓜的甜，质朴而文静，也不争强好胜，很适合农家删繁就简的性格。而饭香伴着南瓜的特殊香味，在缺腥少肉的年代里，能让一家老小吃得欢畅无比。

老南瓜也可用来煮粥，滋味甜粉。煮南瓜粥，性子不能急。得先将糯米浸泡上一个小时，待米粒白胖后放入锅中，添上水，架到旺火上“稀里哗啦”烧开后，再放入南瓜丁，转文火慢煮。火苗舔舐着锅底，逐渐将两股纯正朴素的香味慢吞吞勾了出来。等到南瓜酥软，米汤糯稠时，南瓜粥就算煮好了。

趁热盛出一碗，只见红黄色的南瓜和白亮亮的米花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舀一勺入嘴，粉粉的、甜甜的，特别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里，温软平和地喝上一碗，真能予人暖心贴肺之感。

至于南瓜肚里取出副产品——浓缩了时光精华的南瓜子，将之淘洗干净，摊到竹淘萝里，置太阳底下晒干，存于瓦盆里。留待农历八月半赏月时，炒上一盘。然后，全家坐到院中，一边吃着酥香的瓜子，一边于磕剥间说道长短。举头月圆，耳畔风凉，这种在记忆里千转百变的温馨情境，每年总不忘适时翻出来，再度回味一番。